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王生渭塘奇遇記

至順中，有王生者，本土族子，居於金陵。貌瑩寒玉，神凝秋水，姿狀甚美，眾以奇俊王家郎稱之。年二十，未娶。有田在松江，因往收秋租，回舟過渭塘，見一酒肆，青旗出於簷外；朱欄曲檻，縹緲如畫；高柳古槐，黃葉交墜；芙蓉十數株，顏色或深或淺，紅葩綠水，上下相映；白鵝一群，游泳其間。生泊舟岸側，登肆沽酒而飲，斲巨螯之蟹，■細鱗之鱸，果則綠橘黃橙，蓮塘之藕，鬆坡之栗，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。肆主亦富家，其女年十八，知音識字，態度不凡，見生在座，頻於幕下窺之，或出半面，或露全體，去而復來，終莫能捨。生亦留神注意，彼此日成久之。已而酒盡出肆，怏怏登舟，如有所失。是夜遂夢至肆中，入門數重，直抵舍後，始至女室，乃一小軒也。軒之前有葡萄架，架下鑿池，方圓盈丈，■以文石，養金鯽其中；池左右植垂絲檜二株，綠蔭婆娑，靠牆結一翠柏屏，屏下設石假山三峰，岌然競秀；草則金錢繡墩之屬，霜露不變色。窗間掛一雕花籠，籠內畜一綠鸚鵡，見人能言。軒下垂小木鶴二隻，銜線香焚之。案上立一古銅瓶，插孔雀尾數莖，其傍設筆硯之類，皆極濟楚。架上橫一碧玉簫，女所吹也。壁下貼金花箋四幅，題詩於上，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，字畫則師趙鬆雪，不知何人所作也。 第一幅云：

春風吹花落紅雪，楊柳蔭濃啼百舌。東家蝴蝶西家飛，前歲櫻桃今歲結。鞦韆蹴罷鬢，粉汗凝香沁綠紗。侍女亦知心內事，銀瓶汲水煮新茶。

第二幅云：

芭蕉葉展青鸞尾，萱草花含金鳳嘴。一雙乳燕出雕樑，數點新荷浮綠水。困人天氣日長時，針線慵拈午漏遲。起向石榴陰畔立，戲將梅子打鶯兒。

第三幅云：

鐵馬聲喧風力緊，雲窗夢破鴛鴦冷。玉爐燒麝有餘香，羅扇撲螢無定影。洞簫一曲是誰家？河漢西流月半斜。要染纖纖紅指甲，金盆夜搗鳳仙花。

第四幅云：

山茶未開梅半吐，風動簾旌雪花舞。金盤冒冷塑後狻，繡幕圍春護鸚鵡。倩人呵筆畫雙眉，脂水凝寒上臉遲。妝罷扶頭重照鏡，鳳釵斜壓瑞香枝。

女見生至，與之承迎，執手入室，極其歡謔，會宿於寢。雞鳴始覺，乃困臥篷窗底耳。

自後歸家，無夕而不夢焉。一夕，見架上玉簫，索女吹之。女為吹《落梅風》數闋，音調嘹亮，響徹雲際。一夕，女於燈下繡紅羅鞋，生剔燈花，誤落於上，遂成油暈。一夕，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，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，既覺，則指環宛然在手，扇墜視之無有矣。生大為奇，遂效元稹體，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。詩曰：

有美閨房秀，天人謫降來。風流元有種，慧點更多才。

碾玉成仙骨，調脂作豔胎。腰肢風外柳，標格雪中梅。

合置千金屋，宜登七寶台。妖姿應自許，妙質孰能陪？

小小乘油壁，真真醉彩灰。輕塵生洛浦，遠道接天台。

放燕簾高卷，迎人戶半開。菖蒲難見面，荳蔻易含胎。

不待金屏射，何勞玉手栽。偷香渾似賈，待月又如崔。

箏許秦宮奪，琴從卓氏猜。簫聲傳縹緲，燭影照徘徊。

窗薄涵魚口，爐深噴麝煤。眉橫青岫遠，鬢□綠雲堆。

釵玉輕輕制，衫羅窄窄裁。文鴛游浩蕩，瑞鳳舞□□。

恨積鮫綃帕，歡傳琥珀杯。孤眠憐月姊，多忌笑河魁。

化蝶能通夢，游蜂浪作媒。雕欄行共倚，繡褥坐相偎。

啖蔗逢佳境，留環得異財。綠蔭鶯並宿，紫氣劍雙埋。

良夜難虛度，芳心未肯摧。殘妝猶在臂，別淚已凝腮。

漏滴何須促，鐘聲且莫催。峽中行雨過，陌上看花回。

才子能知爾，愚夫可語哉！鰥生曾種福，親得到逢萊。

詩訖，好事者多傳誦之。明歲，復往收租，再過其處，則肆翁甚喜，延之入內。生不解意，逡巡辭避。坐定，翁以誠告之曰：「老拙惟一女，未曾適人，去歲，君子所至，於此飲酒，偶有所睹，不能定情，因遂染疾，長眠獨語，如醉如癡，餌藥無效，昨夕忽語曰：『明日郎君至矣，宜往候之。』初以為妄，固未之信，今而君子果涉吾地，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。」因問生婚娶未曾，又問其門閥氏族，甚喜。肆翁即握生手，入於內室，至女所居軒下，門窗戶閤，則皆夢中所歷也；草木台沼、器用什物，又皆夢中所識也。女聞生至，盛妝而出，衣服之麗，簪餌之華，又皆夢中所識也。女言：「去歲自君去後，思念切至，每夜夢中與君相會，不知何故。」生曰：「吾夢亦如之耳。」女歷敘吹簫之曲，繡鞋之事，無不吻合者。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，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問之。彼此大驚，以為神契。遂與生為夫婦，于飛而還，終以偕老，可謂奇遇矣！